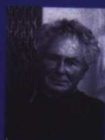


EUROPEAN UNION



Selected Short Stories From EU Countries

欧盟国家短篇小说选

欧盟15国驻华大使馆 编选
昆仑出版社



欧盟国家短篇小说选

Selected Short Stories From EU Countries

欧盟 15 国驻华大使馆 编选



昆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欧盟国家短篇小说选/欧盟 15 国驻华大使馆 编. - 北京:昆仑出版社, 2003. 6

ISBN 7-80040-701-2

I. 欧… II. 欧…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欧洲-现当代
IV. I50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461 号

本书原作、译作均已获得欧盟国家驻华大使馆的有效专有使用权,任何转载均需经我社同意。

书 名: 欧盟国家短篇小说选

编 者: 欧盟 15 国驻华大使馆

责任编辑: 郭米克 张良村

装帧设计: 闫可钦

责任校对: 吴 汇

出版发行: 昆仑出版社

社 址: 北京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28 号 邮编: 100081

电 话: 62183683

<http://www.jfjwyph.com>

E-mail: jfjwychs@public.bta.net.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文化局灵山红旗印刷厂

开 本: 850 × 1168 1/32

字 数: 172 千字

印 张: 9 125

印 数: 1 - 10100

版 次: 2003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 - 80040 - 701 - 2/1·501

定 价: 20.00 元

(如有印刷、装订错误,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前 言

作为现任欧盟轮值主席国的驻华大使,我很荣幸地向为本书的编辑和出版作出贡献的人们表示诚挚的感谢和热烈的祝贺。

在中国出版《欧盟国家短篇小说选》的倡议是由西班牙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期间首次提出的,并在随后的丹麦轮值期间继续得到实施。在昆仑出版社的大力协助之下,我们用一年多的时间挑选作品、翻译文稿编排成书,其间还遇到细节问题,但都一一解决。现在我们可以圆满地为这个项目画上句号了。

本书首次将欧洲十五国的文学作品以选集的形式呈现给中国大众。这一项目的成功依靠的是欧盟成员国驻华使馆文化官员的努力,他们有理由为这一骄人的成就感到自豪。

我希望本书的出版仅仅是一个开端,它将带动相关项目的启动,并进一步促进中国人民与欧洲人民的相互理解与交流。

哈里兰博斯·罗卡纳斯

希腊共和国驻华大使

北京,2003年6月



www.eu2003.gr

Beijing, June 2003

It gives me great pleasure to have the privilege, in my capacity as the Ambassador of the current Presidency of the European Union, to express my sincere thanks and warm congratulations to all those who contributed in the compilation and publication of this volume.

The idea to publish a book in China with "Tales from Europe -Selected Short Stories from European Union Countries" was first entertained more than a year ago, in the course of the Spanish Presidency. The initiative was pursued, subsequently, by the Danish Presidency and we have now reached the "happy end" of all the efforts that were deployed for the texts to be selected, translated and presented in the form of a book, after each one of the many details and issues that needed to be resolved were taken care of, with the kind cooperation of Kunlun Press.

The Cultural Counsellors of the European Union Embassies in Beijing, who have successfully worked to make this project a reality, deserve to be justifiably proud for their praiseworthy accomplishment of bringing, for the first time ever, an anthology of texts from 15 European countries to the Chinese public.

It is my hope that their good example will set a precedent and will be emulated by others, so that mutual understanding between China and Europe be further enhanced.

Charalambos Rocanas

Ambassador of the Hellenic Republic

目 录

前 言/1

- | | |
|-------------|-----------------------------|
| 电话独幕剧 | [希 腊]玛洛·维姆沃纳基/1 |
| 蓝色海岸 | [意大利]艾蕾拉·贾尼尼·贝洛蒂/11 |
| 花园里的婚礼 | [爱尔兰]威廉·特雷弗/29 |
| 永恒之夜 | [葡萄牙]乌尔巴诺·塔瓦雷斯·罗德
里格斯/57 |
| 无题 | [瑞 典]玛拉·康德勒/81 |
| 我不关心 | [比利时]于果·克劳斯/105 |
| 冬天 | [卢森堡]盖·赫尔明格/131 |
| 第七个国家 | [荷 兰]哈里·穆里施/143 |
| 海尔曼 | [芬 兰]玛丽娅·约图尼/169 |
| 几乎一无所获 | [西班牙]胡安·何塞·苏亚雷
斯·洛萨达/185 |
| 那人,那人,那人和那人 | [法 国]让·卡尼亚尔/197 |

2 欧盟国家短篇小说选

- 往事短叙 [奥地利]彼得·罗塞/211
那好,你先给我再泡些茶吧 [英国]阿蒂玛·斯里瓦斯塔瓦/225
索娅 [德国]尤迪特·赫尔曼/237
玛丽娅的赞歌 [丹麦]彼得·西贝格/263

后 记/281



电话独幕剧

〔希腊〕

玛洛·维姆沃纳基

作家简介

玛洛·维姆沃纳基(Maro Vamvounaki),生于1948年。在克里特岛干尼亚度过童年,9岁起移居雅典。主修法律和心理学,曾作为律师在罗德岛工作十一年。现居住在雅典。1978年出版自己的第一本书,迄今已出版24本书,包括小说、短篇故事和戏剧。

玛洛·维姆沃纳基的作品主要关注人与人之间、特别是男人与女人之间关系的不对等。她强调人物的心理与主观动机,突出他们的恐惧、不安、未实现的愿望、内心深处的需求、对独立的渴望和对孤独的恐惧。另外,她还擅长刻画当今希腊社会里处在反抗与妥协之间的知识分子所面临的爱情窘境。

她对心理学和精神分析法的熟谙使她能够抓住人性的复杂心理。深刻的心理分析、丰富的语言,加上鲜明的个人风格,所有这些无不深深吸引着读者。

著名作品包括:

面具之歌(*Mask's Song*)

电话独幕剧(*One Act - Play for a Phone Call*)

陶土塑造的寂寞(*Loneliness is Made by Clay*)

无尽的爱(*Long Lasting Love*)

电话与罪恶(*Phone Calls and Guiltiness*)

完美结局的故事(*Stories with Good End*)

镜中探戈(*Tango in the Mirror*)

与西蒙约会(*Dates with Simon*)

(这是一间老式住宅的客厅。家具陈旧,有的已经腐朽。深处设有一个酒台,覆盖酒台的刺绣已经年久发黄。酒台角上有一个精雕细刻的狮头。台面上摆着一只水晶花瓶,插着满是尘土的塑料玫瑰花。窗帘也是旧的,印有大朵大朵的杜鹃花。木地板上的地毯被收了起来。已是初夏时节,房里的气氛给人一种被遗忘、被废弃的感觉。

已近黄昏,外面射入的光线在屋里反射出惨淡的红光。这座房子给人的感觉是,虽然位于大城市的中心,但它像一件完全被遗忘、被尘封多年的古董。

一位妇人缓步走入室内。她还年轻,衣着讲究,头发梳理整洁。脸色苍白憔悴,但浓妆艳抹。

她在一条铺有天鹅绒面的长沙发一端缓缓坐下。旁边的小桌上有一部黑色电话。她理了理衣裙,深深叹了一口气,然后伸手拿起电话听筒,拨号,等待对方回话。略等片刻,她那忧郁的脸上顿时露出微笑。她高兴地开始说:)

我打扰你吗？我是问，是不是打扰你？好吧！不再提这样的问题了。现在你说吧，我知道你正在等我。就像每次给你打电话一样，总担心你可能有别的事要办，不得不突然打断你……好，请你理解我，我实在不愿意给你制造麻烦，不好意思使你受累，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打断你的工作。好吧，现在请你……（突然局促不安地笑了起来。）你看，我是不是就此结束这段礼貌的开场白？我说的是真心话，不是客套，怎么想，就怎么说……至少，我一直希望你经常给我打电话，这样我就知道，听到我说话你真的特别开心。（再次大笑。）好的……我知道也总希望今后你能常来电话，让我感觉到你心里有我……可能是我的过失，是我不让你找我。（又笑了。声音中充满甜蜜的气息。）不瞒你，我时时刻刻羡慕那些能在任何情况下保持冷静的女人。她们像魔术师一样得心应手地掌握着自己的命运，也有能力实现自己的决定，心想事成。我想说明什么呢？我想说，假如我是一个冷静的女人，就能一连几天控制自己的感情，不给你去电话，看你究竟会在几天之内找我……你会找我吗？（大笑。接着神经质地理了理头发。）不错，很好，早上我有好多事要做。有很多订单，我必须一一过目，算出价目。这是一件多么枯燥无味烦人的工作！缺乏任何创造性，可是我一干就是十一年。我不想怨天怨地，到处诉苦，但总想改变一下环境，把办公桌挪近窗户，这样随时可以看到外面。好，请搬吧！但从这里看到的仅仅是一堵灰蒙蒙的外墙。我发现仍然是一堵墙，但它毕竟是“外墙”。这就是我的办公室，整整十一年，没有任何窗户，白天也需要开着灯工作。有时我甚至忘记时间，不知是早晨还是夜晚。夏季好

办,能听到呼呼的电扇响声。有什么办法呢?就这样混吧!我真不想诉苦,不愿啰啰嗦嗦说个没完,让你受累。好我在办公室待的时间不算长,每天工作七小时,其他时间属于我,是法定属于我的时间。有时我也觉得时间这么长,太空虚,还不如整天待在开灯的办公室……现在给我谈谈你的情况……你怎么样?今天是怎么过的?已经做完些什么?不,不,我不是审问你,出于真正的关心才这样细细询问。我喜欢打听你在做什么?在什么地方?过得好吗?我时刻想念你,怀念你……我也乐意向你谈我的情况。你想问什么,有问必答。你就是强迫我讲,我也高兴。(流露出抱怨。)你并不询问很多……你会说根本来不及考虑对哪些感兴趣,因为我嘴太快都讲了。是的,我不管有什么事,总想痛痛快快地讲出来,不说心里总觉得难受。我不想沉默不语,令人想起那神秘凄惨的斯累克斯。我招惹过你吗?没有吧?有几次我也想不声不响,但坚持不了多久,又开始唠叨,而且更加喋喋不休。我们办公室一位女同事这样说:女人是一本书。(笑。)是的,像一本书。该怎么说呢?她说,有的书读之前很感兴趣。一旦读完就立即被扔掉。是吗?是这样吗?有的书百读不厌,但这样的好书并不多。(摆出谄媚的样子。)唉,我不就像这样一本好书吗?我真希望这样。真的吗?你现在就来同我欢度今晚吧!你真够讲礼貌……(沉默片刻。)我多么渴望某个时刻你给我来电话。电话铃突然响了,是你呀!而且在午夜或黎明。电话响个不停,是你在另一端拨电话?是他!我知道你们男人一般不太喜欢打电话。真令人费解,你们为什么讨厌电话……我该穿什么衣服呢?怎么你现在想到了衣服?我穿一

条大红裙子，白衬衫。对，是的。戴一条宝石项链。不对。不是真的珍珠。我说过，是仿制品，不过也挺好看。谁送给我的？我奶奶。你为什么不肯相信呢？真的，是奶奶送给我的生日礼物。求你不要再犯妒忌别人的老毛病。不，不，不是爷爷给的，也不是叔叔送的。（谄媚地笑。）不对，我没有表哥……请你不要诬蔑我！我想你不过又在开玩笑。好吧，既然你不喜欢，我就不穿它。（沉默。）今晚比较热，你瞧天气多美好！（拉开一点窗帘。）太阳已落山，天黑了。我今晚闲着没事。你呢？还有工作吗？这么多，为什么？你如果能来，什么时间都行，或者我去找你！不，我是说几点钟都没关系，只要能见面……是的……我很想……多么想！对，我特别想……你别惹我生气……这么久没有会面了。是的，我知道有工作，我知道……连一小时也没有吗？难道你一小时也没有留给我？（不再笑，开始表现出不安情绪和神经质。）我是说，你就连一小时也不给我。当初可不这样，你总是缠我同你一起出去玩，你还记得吗？不记得？真遗憾。你不记得，我还记得，而且记得很牢。那时，如果我不能放下一切去陪你外出，你就大发脾气。我装出难过的样子，可内心感到幸福。不仅幸福，而且有一种骄傲感，因为你那么喜欢我。真弄不明白有什么变故。这中间发生了什么？究竟出了什么事？使你变成现在这样？你过来吗？不要再吵嚷！你听我说，我会平静下来的。不，不，我会平静，不再激动。但想同你说几句话，不然我会憋死的。我并不相信取得别人的欢心有什么意义。仅仅建立我们喜欢的关系还远远不够，重要的是要看它后来的价值。时间、习惯、善意都有其价值。不，我不是在咬文嚼字。不，我也

不是在吟诗……我讲的都是真实感情，不把真实感受说给你，还能给谁讲呢？你知道我心里只有你。我不喜欢现在上演一场情节剧，但我只有你，时时刻刻感到有话必须对你说。只有你……很抱歉，你看我这样慌乱，有时我真不知道该如何控制自己的感情。你以为我不想做一个体面而沉着冷静的人吗？但是最近有些麻烦事逼得我真想大哭，大哭一场。我知道痛哭会使你心烦。我只能强忍眼泪，偷偷哭泣；硬装出笑脸，暗自悲伤，我简直要崩溃了。不，这并不是我自己的虚构。你来吧，不要那么不耐烦，不要挂上电话。（她气喘吁吁，声音越来越激动。）很抱歉，我不知今晚该干些什么。近来我可能有些过分，把一切都看得一塌糊涂。夏季已经到了，月夜如此皎美，我却有一种被遗弃的孤独感觉，我也觉得羞耻，不知如何面对明媚的月亮……我不对你讲，简直会发疯……你别生气。我意识到你在生我的气，讨厌我。你难道没有话要说吗？没有感觉到什么事吗？至少应该有某种感触，某种想法，某种诅咒。希望你能开口。一言不发更使我尴尬。你的沉默使我哭笑不得，变得歇斯底里。是的，我就是这样。我变成这样并不是自己的过错。你应从自己方面找原因，诚实地去检查自己。你以为我还没有觉察到你有意回避我吗？你懒得同我说话，你以为我还不明白吗？我是装糊涂，因为你有用场。我承认自己是一个蠢女人，经受不住任何风险，难以忍受失去你带来的痛苦。也受不了失掉你造成的伤感和委屈。我需要你。你清楚，我需要你，而你已经不再需要我……这是不公正的。我知道这也是不人道的。这样下去整个关系迟早会变得……是的，现在我在谈人生哲理。这是一种逃避！不是吗？

(变得有些疯狂。)你不要挂上电话,听我说!要告诉你一直深藏在内心没有向你透露的事。一直没有说,因为担心你会认为这是讹诈。我想让你轻松自由、平心静气地回到我身边,脑子里不要有任何难言之苦,因此就一直没有告诉你。现在已经不能再推迟了,只好直说。至于听了你如何想,我也懒得去解释……我怀孕了。怎么知道的?做过检查。一个月之前我就知道了。肯定无疑……什么时候?你还需要问什么时候?难道你忘了?我已说过了,肯定无疑。已经错过了打胎期限。对,我早就知道了。是的,我要保留他。为什么?我从来没有想过打胎。为什么?因为我想要这个孩子。(苦笑。)你别急,要冷静些!没有你的责任,这件事涉及到我的生活,只同我有关,是我身体内的事。别这样!我是个成熟的人,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养育孩子。你别这样!对你我一无所求,放心。不,我不会打胎,没有那样做,也不打算那样做……说过了,完全是我自己的事……我的事……我的上帝,你为什么要这样?没有早告诉你,就是担心你会逼我打胎。你别管!你不会得逞……迟迟不告诉你,是因为不能忍受你听后会觉得丢脸,会蒙受耻辱。我深知你会这样。因此我等到现在才迟迟向你说。你现在要冷静,别急!现在好点了吗?你过来吧!你会看到我没事。我将远离你的生活,将来你会体验到这点的。我怀孕是咱俩分手的好机会。我敞开门说:“你快走吧!”你还想干什么?我不会被愚弄。我能愚弄谁呢?你说些什么?我不懂。你说清楚!这点我没有想过。真没有料到你会说出这样的话。(显得特别慌张。)你说些连自己都不相信的话更使我痛心。我知道你也不相信。因此我不会原谅

你,永远不能原谅。既然你没有必要这样懦弱,为什么要这样呢?我什么也不求你。看你这么紧张,这么烦躁。不,我没有同别的男人睡过。不,除了你外,我一次也没有同别的男人外出过。我已经成了你不可分离的一部分。这点你比我更清楚。我默默无闻,忠心耿耿,全部奉献给一个人。不瞒你,我已感到此人不配我的苦心。如果你想了解,我可以说,我付出的劳累是不值得的。我结识了你,把你做玩偶来利用,让你做别人需要的动作。在一些场合你做成功了……是的,我说是在一些场合。哈!并不经常是成功的。我假装没看见。是的,假装没看见。你听清楚了吗?对我自己而言,一切为了自己,因为至少我还需要。我必须战胜家里这种令人作呕的孤独。就这样我制造了你,说穿了你只不过是一个下流之徒。我们的“野兽般”的小生命不会沉睡很久。我知道这点,等待他的降临。我很了解整个过程……在接吻、抚摸中,在温情脉脉的交谈中,我就听到他,等待他。我们的“野兽”……醒来后会把我们撕碎。把我们这些丢尽脸的人赶出伊甸乐园,赤条条地被丢在寒冷中,回到日常事务中,回到我那日夜都用电灯照明的办公室中。我感到没有别的出路。应该有所改变,采取一项礼貌的行动来拯救自己。奋力去做,以求亲眼看到获救。这个孩子将会救我!没有错!让我们面对面谈真心话吧:我不再渴求你,不再为了讨你喜欢而装出笑脸。我已把你榨空了。你再不能为我做什么……你已是一具空壳……你也没有需要再来挑逗我。一种难以忍受的眩晕驱使我尽快远离你。你说我不懂?没有什么需要我去弄懂。我可以告诉你一切……让你了解最糟糕的东西:你根本就不存在……

我对你说,你是个不存在的人……只在我的想象中存在过。我制造了你,我粉碎了你,使你变成尘埃,回归起点,回到虚无。我再明确说:你不存在……你听明白了吗?三年来我对着一部坏电话讲话……你不相信吗?让我做给你看!(拽听筒上的连线,是一条切断的线。)这部电话多年来就被切断,同外面没有任何联系。除了我,从来就不存在外部世界,只有我存在,孤独一人。

(杨广胜 译)